

爱的流放地  
漫长的分离

《爱的流放地》

[日] 渡边淳一 著 竺家荣 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爱的流放地》是一部充满着自由与死亡的纯爱之书，人本能地追求爱，这是无论怎样压抑都无法阻止的原始欲望，唯有爱，才让我们感觉活着。

女人，一旦她的身体开始奔跑，就无法停下。

中年过气作家莉莉在职业生涯陷入困顿之时遇到了已有三个孩子的已婚少妇入江冬香。冬香与丈夫感情失和，婚姻生活如同一潭死水。莉莉带给了冬香从未有过的激情与快乐，于是她不顾一切地投身其中，不断地追求完美的爱情，最终竟然做出了一个令人诧异的决定——莉莉为了爱杀死了冬香，也是为了爱而甘愿受制裁。

冬香死后，两人的恋情大白天下，莉莉开始接受法庭的审判。然而，现实社会的误解与偏见，却让他百口莫辩。

《重读八十年代》

朱伟 著  
中信出版社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可以三五成群坐在一起，整夜聊文学的时代；是可以大家聚在一起唱啤酒，整夜看电影录像带、看世界杯转播的时代。大家都被创新的狗在屁股后面追着捉不起裤子，但都在其中亲密无间其乐无穷。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朱伟骑着自行车从一个作家家里，去见另一个作家的年代。在此期间，他相继在《人民文学》推出莫言、余华、苏童、刘索拉、阿城、格非等一大批作家。2013年，朱伟开始在博客中写《我与八十年代》，期望以自己的生活轨迹回忆那个时代的每一个节点，记录与一位位作家交往的过程。

本书是朱伟三年阅读和写作的结晶，他逐一重读了活跃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的重要作家的经典作品，让读者能够通过一篇文章读懂一个作家。

《漫长的分离》

[美] 凯蒂·北村 著 叶琳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克里斯多夫失踪了，我必须找到他。以妻子之名。可我追寻的是谁？丈夫，前夫，还是背叛者？

克里斯多夫风流成性，我俩早已协议离婚，但这个秘密尚未公开，他们的婚姻仍维持着表面的和平。而在情感上，我也并未真正将他放下。

神秘的希腊海湾，破败的古老村落，触目尽是荒凉美景。五星饭店的豪华套房里，克里斯多夫的随身物品散落一地，人却杳无踪影。

北村·凯蒂文风独特，才华洋溢，一直是美国文坛最耀眼的作家之一。本书打开了情感体验中常被误解成一个整体的复杂裂痕，展示了某些人性中不可知的部分……权利的游戏背后，人与人的关系，有着不可更改的宿命。

《我们内心的冲突》

[美] 卡伦·霍妮 武志红 译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每个人都可能有内心冲突，但什么样的冲突会导致心理疾患呢？这些冲突是如何形成的，怎样才能从这些冲突中突围呢？本书是世界著名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卡伦·霍妮的代表作，导读则是在中国享有盛誉的资深心理咨询师、畅销书作家武志红的。

在书中的导读中，武志红用自己的生活对卡伦·霍妮的心理学理论进行了通俗生动的诠释。譬如，在分析神经症冲突时，他说这种冲突是180度的对立，非此即彼，如同“亲妈与妻子掉进水中，你救谁”一样难以抉择，真的能把人逼疯。

这些接地气的解读不仅能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全书的内容，还有利于人们将心理学知识运用到生活中。

刘兵

近日，5月刚出版的历史小说《大明乌纱》成为畅销书。该书讲述的是明朝万历年间，出身没落商贾世家的青年张问为重振家业，十年寒窗终于进士及第，从一个小县城起步，经历盐政风波、辽东战事、红丸事件、福建平乱、阉党覆灭等一系列严峻考验，逐渐成长为新皇的重臣。由于书中对权力斗争描写的颇为精彩，该书还被网民形容为明史版的《纸牌屋》。

细细一看，明朝越来越火不是突然现象，近年来关于明朝的历史小说、影视作品不断大量增加，明史研究也一路升温。去年至今，一部十几年前的电视剧《大明王朝一嘉靖与海瑞》重新播出，获得很高的收视率，该剧在网上也被认定为最优秀的历史剧之一。

去年的热播剧《人民的名义》剧中的高官也对明朝颇有兴趣，黄仁宇所著的《万历十五年》一书在剧中被反复提及。《万历十五年》通过某一个年份，像解剖一只麻雀一样解析大明王朝，这一年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波涛汹涌。明朝离它彻底坍塌还有些时候，但通过这一年，却已经看出端倪了。

如果说的更远一些，“明朝热”的现象大致是从十年前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畅销以来兴起的。该书以史料为基础，以年代和具体人物为主线，并加入了小说的笔法，语言幽默风趣，对明朝十七帝和其他王公权贵和小人物的命运进行全景展示，尤

# 一个人的诗意



夏学杰

景。“可惜现今做诗的人和读诗的人，都醉心于西洋，因此很少有人悠然地泛着扁舟来探访这桃源仙境。我固然不是以诗人为职业的，并不打算在现今的世间宣扬王维和渊明的诗境。只是自己认为这种兴趣比游艺会、比舞蹈会更为受用，比‘浮士德’、比‘哈姆雷特’更为可喜。我一个人背了画箱和三脚凳在这春天的山路上踽踽独行，完全是为此。我是希望直接从自然界吸收渊明和王维的诗趣，在非人情的天地中暂时逍遥一会儿。”

小说的主人公画家果真寻到了一处世外桃源，他夜宿乡间旅店时：“这晚上那些竹子在枕边婆娑摇曳，使人不能成寐。推开格子窗，但见庭中一片草地，映着夏夜的明月；举目四顾，要不是有垣墙简直就一直连着广大的草山。草山那面便是大海，奔腾的巨浪正在汹涌地打过来威吓人世。我终于通夜不曾合眼，耐性地躺在阴阳怪气的蚊帐里，仿佛身在在传奇小说之中。”好一个美不胜收的清幽之地，不禁让人想起《水浒传》中的一段描述：隐士许贯忠携着燕青到其住处，同到靠东向西的草庐内。推开后窗，却面临着一溪清水，两人就倚着窗槛坐地。数杯酒后，窗外月光如昼。燕青推窗看时，又是一般清致：云轻风静，月白溪清，水影山光，相映一室。

或许，世外桃源，大抵都是相像的，也无非是那些山水自然罢了。

本书充满着诗情画意，加之丰子恺的神译，语言意境甚美，耐人寻味的句子很多，引得读者不由自主地多读几遍。小说的能可贵之处在于，不只步于世外桃源，并没有抒情到忘乎所以的地步——以为世外桃源，就可破解人生之困。

外边是乱世之秋，美若小姐的前夫因战事起银行倒闭而失业，她的堂弟久一终归要去打仗。美若被视为“疯子”，即便是她特立独行，并拥有强大的内心，依然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小说坦

言：“作为一个纯粹的专业画家，连自身也摆脱不了缠绵的利害羁绊而逍遥于画布之中，何况山水及别人？”

其实，小说在开头时，就已经承认这种尴尬了。“依理而行，则棱角突兀；任情而动，则放浪不羁；意气从事，则到处碰壁。总之，人的世界是难处的。越来越难处，就希望迁居到容易处的地方去。到了相信任何地方都难处的时候，就发生诗，就产生画。造成人的世界的，既不是神，也不是鬼，就不过是那些东邻西舍纷纷纭纭的普通人，普通人所造的人世如果难处，可迁居的地方恐怕没有了。”可见，夏目漱石是清醒的，纯真再美，也不能当饭吃。所以，他又写道：“我是人的一分子，所以即使何等爱好非人情，长久继续当然是不行的。渊明恐怕不是一年四季望着南山的，王维也不是乐愿不挂蚊帐在竹林中睡觉的人吧。想来他们也要把多余的菊花卖给花店，把过剩的竹笋让给菜铺吧。”

可是，他又在不住地较真，就连火车在其眼里都是扼杀人性的东西。“像火车那样足以代表二十世纪的文明的东西，恐怕没有了。把几百个人装在同样的箱子里蓦然地拉走。毫不留情。被装进在箱子里的许多人必须用同一速度奔向同一车站，同样地熏沐蒸汽的恩泽。别人都说乘了火车走，我说被火车搬运。像火车那样蔑视个性的东西是没有的。文明用尽种种手段来发展了个性之后，又想用种种方法来摧毁这个。丰子恺称赞他说：“夏目漱石真是一个像人的人。今世有许多人外貌是人，而实际很不像人，倒像一架机器。”可是，如此这般较真，这世外桃源，又岂能容身。

或许，诗意，只存于脑海中，而生活，不免限于平庸堕落，否则的话，便是逃无可逃。正如钱钟书所言：“目光放远，万事皆悲。”



## 在名人故居淘书

周洋

在台湾，有很多值得一去的淘书胜地。比如诚品书店，老牌书局汇集的重庆南路书店街，台湾大学附近的二手书店群，都是令资深书迷流连忘返的所在。网上有好事者甚至整理出台北淘书攻略，供爱书人按图索骥。

今年6月初，我和书友们赴台湾文化游学却是另辟蹊径，在几个名人故居尽享淘书之乐。

台北有许多文化名人的故居值得一去，比如胡适故居、张大千的“摩耶精舍”、林语堂的“有不为斋”、梁实秋的“雅舍”、钱穆的“素书楼”，单单说起这些名字，就令人驰神往，在参观之余，还可以买到与故居主人相关的书籍，岂不更是锦上添花。一般说来，名人故居售卖的作者著作及研究书籍，搜罗相对齐全，且版本权威可靠，不失为选书淘书的一条捷径。

先来说林语堂故居，这幢位于台北阳明山仰德大道的建筑，蓝瓦白墙，融中西建筑艺术于一体，围绕先生的书房“有不为斋”精心布展，集中展示了这位文学大师崇尚闲适、达观幽默的人生哲学。

进门左手边专辟有一间阅读研讨室暨史料特藏室，主要展示林语堂各种著作的中外版本，同时也有部分书籍可供参观者选购。最吸引我的是林语堂的一系列台版著作，《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京华烟云》《苏东坡传》等赫然在列，都是近几年出版的新书，所售价格也是平易近人，大多在新台币二三百元左右。我挑选了林语堂的名作《苏东坡传》(远景版林语堂作品集之12)，林语堂次女林太乙撰写的《林语堂传》(联经版)，还有一本《读书的艺术》(新潮社版)。更可喜的是，故居备有好几枚风格别致的印章，付款后，工作人员为我在书前书后分别钤印，留作永久的纪念。

另一段非同寻常的淘书经历是在胡适故居，意料之外的书缘使我以“捡漏”的价格淘到了40年前的“新书”。胡适故居坐落于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内，与故居相邻的胡适纪念馆不仅出售文创纪念品，同时售卖一些与胡适相关的书籍，目之所及就有《尝试集》《尝试后集》《胡适讲演集》《诗选》《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等，皆为繁体字竖版，窄而长的小开本，盈手可握，素朴的装帧透着浓郁的书香气息。这些书均由胡适纪念馆编印出版，版权页显示出版时间为1978年，距今已40年，品相触手如新，正是爱书人梦寐以求的旧版“新书”。更加不可思议的是，这些书的售价依然停留在40年前的水平，每册仅新台币20元，折合人民币尚不足5元，怎能不让人心动？

叩开台湾名人故居之门，感受历史的沧桑，品味文化的积淀，亦能享受淘书之乐。有机会，我还想再次踏上中国的宝岛，遍访名人故居，留存书香记忆。

## 乘月无时叩吾心

赵小越

《写作的事》是史铁生在2006年出版的一本书，他站在作家的立场告诉读者该如何写作，告诉读者关于文学的诸多思考。与大多数作家不同，史铁生身患残疾，但仍笔耕不辍，他那一股子战胜命运的精神赋予了作品震撼人心的力量。每每读来，都荡气回肠。

对于文学的根和文学作品的理解，史先生说出了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文学的根即文化，而文化是人类面对生存困境所建立的观念。而文学作品则是对人类的困境有察觉，用自己的脑袋大胆做出新鲜的思索。这里他用了“困境”一词，而不是“现状”或是“日常事物”，这里面有深刻寓意。真正的经典作品绝对不是对普通的日常事物或现状进行无关痛痒的描述及感慨，而是通过这个事物看到一些特质或者规律，而这种特质或者规律是大家现在普遍缺失的。

长椅、墙、柴门、渡船、院落等等，这些对于农夫百姓来说，再平常不过了。而作家区别于普通大众的地方，在于总是能够从普通事物中观察到不一样的人生，从万事万物的特殊规律中寻到一些普遍的东西。如对“上帝的长椅”这幅插图的解释为“他等待每一位可能来到的凡人，共享晚照的宁静光辉”；对于“墙”的解释：挂在墙上，靠在墙上，何等安闲；对于“柴门”：“从今许乘月，挂杖无时夜叩门”；对于“渡船”：没有丝毫多余，也许装饰真是一种罪恶；对于“院落”：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

作者想通过这些简单的事物给予人们启示，唤起大家心中那一抹真、那一抹感动。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超凡脱俗的人生态度：沉静而不失雅致，无言而无比强大。我们人类何尝不需要向这些被赋予生命的静物来学习？

在写作上，史铁生认为，写作就是要为生存找一个至一万个精神上的理由，以便生活不只是一个生物过程，更是一个充实、旺盛、快乐和镇静的精神过程。他在其中提到了自杀，说为了不自杀，所以才进行写作的行为。在此，我读出了几层意思：其一，写作是为了探寻生活的本真意义；其二，写作作为一种娱乐方式，可以舒缓人们的身心，让负面情绪降到最低。写作给我们带来了更多世间的真相与呼吁，这些真相让人们的心灵得以升华，思想更为健全，或许这就是减少自杀率的原因。很多人在心情不好时，都会拿起笔，安安静静地坐在椅子上，把愤怒付诸笔下，大概这就是史铁生所说的“不自杀”的威力吧。

每次读史铁生的作品，我都会生发出对生命、对写作的无限热爱。对于柴门的解读，恰好符合史铁生对心灵塑造的重要意义：乘月无时叩吾心。



就寻常见惯的读书意义来说，人们热衷追求的近乎所谓读书“自带”的修身养性，这本来没有什么过错，问题是很多人止步于此，以自我清高自视，对社会上发生的俗事、言词之外，很少有行动层面的介入，以为关起窗户雾霭便离开了自身所处的世界。更有不少人认为，学识进阶了，那些伴随着道德、价值的修为自然而然就会相伴升级，典型的像独身自好。还有就是盛行于世的艺术之于品格的陈词滥调：艺术熏陶能够提升人的品格。

艺术素养固然可以优化人的品行格调，但那必须有不可或缺的环境影随。众所周知，法西斯纳粹的队伍中多有艺术修为卓越的人，然而就其抢夺艺术品的行径和野蛮残忍的所作所为，试问，我们还能够相信这样的理论吗？

客观说，我们还是应该继续信任相关的道理，但必须得纳入环境因素。不妨设想一下，如果你漠然于既有的现实环境——即便不认同，不去尝试探索另外的一种可能性，不去找寻营建另外的生活方式，阅读就不会引领你走向明天。退一步，就算是你意识到新生活的可能性，欲行上下求索之道，但仍旧止步于个人功利性的追逐，也就是说不去优化与他人和谐共生的大环境，不去“改变世界”，试问，阅读会带来什么样的明天呢？

不难想象，倘若真的是这样，以认同商场如战场的念想来说，三十六计定然全都是阴谋诡计，他首先得是地獄，然后才可能是同道的阴谋家……

可见，如果读书人寻求的慎独自养脱离了现实环境的改造，放任不合理的现实环境，那么，读书之后的所为，也许就是如何在泥沼中少染一尘，这是往好了说。而现实，很可能是怎么样在既有环

境下让自己——作为一个环境的奴隶——跻身成功人士，就像奴隶千方百计地向奴隶管家位置爬升那样，以为这样的生活就是优秀(优越)的明证了。话这么说难听了一点，可你想得没有，当你热捧《甄嬛传》的时候，你想得到的是什么呢？当你熟背《红楼梦》的时候，你是想砸烂大观园呢，还是想在园子里扮演游刃有余的富贵姐呢？

显然，阅读不是简单的精神生活，甚至都不应该只是个人化的行为指南和生活方式，尽管表面上看，阅读所表达的是非常私有的个人生活。

诚然，我们不能对阅读的精神生活属性视而不见，但读书不能仅止步于纯粹的精神世界，而是必须介入世俗环境，就像作为儒者的梁漱溟曾经践行的乡村改造事务那样。

需要强调的是，在我们欲求另外一种生活方式的时候，决然不能仅止于个人位置和环境的改变，而是必须放眼大的环境，着力于公共场域的环境改造，否则，阅读的明天就是灰暗的：执迷于蝇营狗苟和勾心斗角类的计谋学习，是没有明天的。

# 明朝那些事为什么吸引人

刘兵

近日，5月刚出版的历史小说《大明乌纱》成为畅销书。该书讲述的是明朝万历年间，出身没落商贾世家的青年张问为重振家业，十年寒窗终于进士及第，从一个小县城起步，经历盐政风波、辽东战事、红丸事件、福建平乱、阉党覆灭等一系列严峻考验，逐渐成长为新皇的重臣。由于书中对权力斗争描写的颇为精彩，该书还被网民形容为明史版的《纸牌屋》。

细细一看，明朝越来越火不是突然现象，近年来关于明朝的历史小说、影视作品不断大量增加，明史研究也一路升温。去年至今，一部十几年前的电视剧《大明王朝一嘉靖与海瑞》重新播出，获得很高的收视率，该剧在网上也被认定为最优秀的历史剧之一。

去年的热播剧《人民的名义》剧中的高官也对明朝颇有兴趣，黄仁宇所著的《万历十五年》一书在剧中被反复提及。《万历十五年》通过某一个年份，像解剖一只麻雀一样解析大明王朝，这一年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波涛汹涌。明朝离它彻底坍塌还有些时候，但通过这一年，却已经看出端倪了。

明朝吸引人，主要在于明朝由于特殊的权力结构下，演绎的历史本来就像一幕幕大戏。明朝皇权集中，但由于实行彻底的科举制，外戚和宗室被禁止掌握权力，通过科举选拔的文官集团势力很大。为了避免文官集团对皇权的过分掣肘，皇帝往往借助宦官势力来平衡，又往往导致宦官专权。由于言官制度存在，上书言事成为家常便饭。一些文官因进言受到惩罚为荣耀，对这种荣誉达到偏执的地步。而皇帝对于敢于冒犯自己的言官往往除了廷杖，无可奈何，惩罚只能成就其忠诚正直的名声使自己陷入孤立，而这些言官反倒以此为荣。另一方面，由于厂卫特务机构的设立，明朝官员普遍缺乏安全感，所以爱“抱团取暖”，形成众多的内部结党，导致明一代党争频繁。官员的提拔任用往往以派系为准，同乡、同年进士、同一个考官监考的进士都能形成各种派系。各种派系为了进行斗争，常常互相检举。看似非常平常的声讨揭发，最后都能演变成大斗争。这种复杂的斗争细读起来，引人入胜。

明朝吸引人，也与明末是中国近代化问题的源头有关。明末时代，即明嘉靖至崇祯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独特的历史阶段。这一时期，农业经济广泛种植，赋税向货币转化，手工业城镇兴起，尤其是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使历史发展呈现出新的情形。这一时期，形成了新的社会思潮，出现思想启蒙，有一种史学观点认为中国近代化开端于明末。正是因为人们关心现代化问题，促进了大众文化中的“明朝热”。

明朝那些事儿总是说不完道不尽。